

宋文鑑

宋文鑑

宋文鑑卷第五十二

奏疏

進十事

呂公著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維

請不汎於諸家爲潁王擇妃

韓維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

請舉遺逸

鄭獬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論章惇

范純仁

論黃河

范純仁

請寬蔡確貶責

范純仁

請放呂大防等逐便

范純仁

進十事

呂公著

臣近准詔書令臣發來赴闕已於今月二十日朝見訖竊聞近日臣僚未有上殿班次臣雖忝先朝執政之臣亦未獲一親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惓報國之誠不能自已輒具奏封陳其一二冒瀆聖聰臣無任惶懼之至臣伏覩皇帝陛下紹履尊極方逾數月臨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勞庶政保佑聖躬德澤流行已及天下臣遠從外服召至左右竊思人君卽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以緝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是用罄竭愚誠考論聖道槩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皆隨事解釋粗成條貫不爲繁辭以便觀覽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採卽乞置之御座朝夕顧省庶於盛德少助萬一謹列如右

畏天

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慤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罔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虛文爲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者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飭已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

愛民

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旣卽尊位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己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

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爲大功以暫勞永逸爲至計此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爲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敗公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脩身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誠則天地神明皆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況人君一言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

之史策將爲萬代譏笑或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爲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講學

王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故傳說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

錯以爲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譎以參制羣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罹七國之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也

任賢

昔成王初蒞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爲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爲苟合志在於利則求爲苟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

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

納諫

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己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紂爲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復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著在史冊一一可考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幾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薄斂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
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
上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
散爲盜賊爲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惡聚斂之臣
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王或耽於聲色盤於遊畋
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戰於是小人乘閒而肆其邪謀爲之斂財
以任其橫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
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不知其怨歸於
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
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省刑

夫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
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至刑措然則
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也況人主之刑獄其勢不

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故峻推鞫則權在於獄吏廣偵伺則權在於小人肆刑戮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狂之閒其情難知斷鍊周至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去奢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爲三王祖漢文帝卽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

帝王之高致也況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百物所以奉
 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爲
 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
 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爲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
 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
 而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
 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爲象箸而箕子諫
 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侈也然箕子以爲象箸不已必金爲
 之金又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
 孫洪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
 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鋒起而
 洪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
 爲太過而察見公孫洪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無逸

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至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卽位宋璟爲相手寫無逸圖設于帝座明皇勤於政事遂致開元之治而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徹去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

明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爲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論韓維不當責降

呂公著

臣伏思陛下自臨政以來慈仁寬大判別忠邪於輔弼之臣最加優禮故得上下安樂人情悅服今來韓維必是進對之閒語言乖謬上觸龍鱗然維昨與范百祿爭論刑名等事若以爲性彊好勝則有之亦未見姦邪事迹若以奏劾臣僚當有章疏則自來大臣造膝密論亦未嘗須有章疏比來批語所罪恐未足以宣示四方兼維素有人望久以直言廢棄陛下始初清明方蒙收用忽然峻責罪狀未明慮必有讎嫌之人飛語中傷以惑聖聽況五六年來執政大臣不會有此降黜恐中外聞之無不驚駭自此人情不敢自安臣又竊思皇帝陛下春秋方富正賴太皇太后陛下

下訓以仁厚以道調平喜怒以復仁祖之政若大臣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自保臣受陛下恩與常人不同意欲致君於堯舜措國於不傾以報陛下故今來雖當雷霆之怒不敢愛身以陷陛下於有過之地伏望少回聖慮其批降指揮見只在臣處收掌聽候聖旨

請議恕私罪

韓維

臣數見良吏善人以小過留滯而背公便己之徒不廢遷擢竊尋其端蓋朝廷之制私罪雖得輕法常爲仕進之累公坐雖大一時被責則卽升進矣伏以國家賦祿命官本爲治人而無狀之吏廢職以遂苟且之意壞法以行姑息之政計其用意豈復在公夫緣私致罪惡或止身廢職壞法其害及國二者相校孰爲輕重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材公坐有患者重加困抑以儆慢吏

論勅不由銀臺司

韓維

臣近以黜呂誨等勅不由門下封駁司嘗面具論奏及兩上章乞正官法並未蒙聖慈施行臣伏以紀綱法度聖王所以維御邦國使不危而安者也其所措意皆關諸盛衰固不爲一日設也譬之猶舟之有維楫馬之有銜轡今有人于此將假二物以出萬里之塗而自毀其維楫絕其銜轡則人人知其有奔僨沈溺之憂矣臣近對崇政殿亦嘗以此理上陳陛下初不省察又以失職求賜罷黜而聖慈再三敦諭不令投進文字臣僂俛而退猶望陛下寤前之失特詔有司修明舊法而防將來之患而章上輒不出使臣不得少申職業坐守空名以蒙貪祿曠官之謗進退實亦難處伏望聖慈以臣狀并前兩奏降付中書門下商量施行臣不敢枉道以阿人主之意愛身以壞祖宗之法惟陛下裁處

請不汎於諸家爲穎王擇妃

韓維

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汎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

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兢兢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魚然所以推遠女德爲民之紀法也伏以皇子潁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繫尤重臣愚以爲宜厯選勳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簡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流靡犯禮者眾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歎息切幸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爲元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潁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幾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終遠覽禍福之原爲後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意焉臣獲侍宸陛且官王府苟益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激切之至

論初御殿三事

韓維